7801 6

格致雜俎 卷二

浙江省圖書館藏

借箸雜俎卷二目錄
稟李臬憲言奉頒發諏吉錄恒產歌各件 湖南石門縣
稟復挖蛹捕蝗情形 湖南酃縣
稟衡州府勸導農民兼請豁免被災錢糧 酃縣
會兩學逼稟各憲言賛重修縣志 湖南臨湘縣
稟湖南岳州府言議設申明亭 臨湘縣
稟撫憲劉言請緩辦積穀 臨湘縣
稟總理全省保甲局憲言辦保甲 臨湘縣
稟保甲總局賞呈編查保甲冊結 臨湘縣

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夫以匹夫而化鄉人古人未嘗
無行之者無如人心不古一鄉中有同流合污爲衆所悅
者有特立獨行爲衆所惡者是以大聖人有衆惡必察衆
好必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垂
訓亦履霜堅冰防微杜漸之意若孔子生於今時未必盡
經官判斷尚多桀驁不馴動輒翻控何況以民治民果能
心悅誠服乎言之不從息爭反啟爭端古今人度量相越
千萬該紳等不師其德徒泥其迹畫虎類犬不如不畫如
欲禁約子弟爲非儘可於家庭於宗祠治以家法若鄉黨
中有事不妨於各廟宇公同調處奚必建亭始有把握現
在奉文籌辦續捐積穀買地建倉米捐援黔捐郡城　文
廟縣城各祠廟各項捐輸在在宜舉行者互相觀望應完
國課亦未見踴躍經卑職不次示諭剴切開導僉以收成
歉薄民力維艱推卸今建亭有資而辦公乏費其於公事
輕重緩急尚茫然不知悍然不顧安望其舉足爲法排難
而鄉中良莠不齊薰蕕錯雜此事一行將來假造印信私
解紛耶且刊刷條款鐫刻鈐記並不稟候官示擅自舉動

立款禁防不勝防查條約內有按畝斂費如瞞田畝罰加
三倍等語尤屬荒謬其中狡黠者藉端苛索強梁者抗資
不出愚懦者受欺陵慳吝者被滋擾出入數目不免浮冒
局中人染指局外人垂涎勢必釀成巨案在有關地方
官責任且州縣罰款例應報部今該紳等竟有此操縱假
以勸懲善惡爲由實則爲結樹黨援把持公事挾制官長
魚肉鄉民地步流弊無窮恐成尾大不掉之勢團總之設
祇能緝盜防奸不准干預詞訟近來團總稽查匪類則不
足武斷鄉曲抗欠錢糧則有餘甚至設公案用刑杖者官

往彈壓則一呼百諾動輒抗拒挾制地方官恐辦理不善
隱忍優容而偃蹇驕悍日甚一日楚南州縣距省城郡城
窵遠者多有此積習夫宵小滋事有團練制之團總滋事
則難以處此如瀏陽徵義堂故事可鑒至長安巡檢郭勳
在任多年恐有擅受不合民心卑職前於批示該紳等呈
詞後一面函致郭巡檢令其自愛嗣後如有乖方即行詳
參是卑職之於屬員紳民毫無偏袒夫屬員不職易掛彈
章團總跋扈勢難約束世道澆漓巧詐百出名爲作法於
涼實則作法於貪易云君子作事謀始永終知敝現在多

事之秋欲化民風先端士習而士習之端在學校不在申
明亭與其掣肘於事後曷若預防於事先據卑職管見建
亭斂費一事與古人形同勢異實有窒礙難行之處用敢
冒昧直陳是否如斯伏候裁示祇遵謹將該紳等私刋條
約賫呈大人俯賜察核

稟撫憲劉言請緩辦積穀臨湘縣

竊地方官職司芻牧凡事應求踏實不可蹈空致罹靜言
庸違之咎臨邑瘠苦之區並無巨富所謂富者不過中人
之產焉能捐積穀八千九百餘石之多其力能捐而又甘
心捐者固多其力難捐迫於勉強者亦復不少前令卽據
已捐之數稟報稟後歷任著追已屬無著兼之歷年水災
富者轉貧貧者更苦時異事殊前此望其賑濟於人者今
則轉求人之賑濟矣查借領積穀內多有卽係前此已捐
未繳之戶方且餬口無資而仍勒令如數追繳其勢不能

此捐戶之實情也借貸積穀者無非赤貧靦嵗嗷嗷待哺不忍坐視其餓斃明知一借難還有不得不給之勢以圖邑之衆博施而濟甚難事後逃亡故絕者無論矣即復業者亦祇能敷目前日食及完丁漕之需未能一二清償前欠此借戶之實情也捐數既經報出一則小民以爲既有此巨款賑濟有餘其中有實係災民者亦有游手好閒混稱冒領者全在經理首事留心查訪破除情面一有私情或訪查不確徒飽莠民私囊而貧民難霑實惠此支放時多流弊之實情也一則各捐戶以爲有此巨款何必再捐

互相觀望祇憑稟報之虛文不思未繳之實數兼之米捐援黔捐等項一律舉行民力更有未逮此續捐維艱之實情也穀歸紳管其中賢愚不一殷實者恐日久受累視爲畏途多方推諉而鑽營乞管者又多無賴之徒家無擔石之儲一領到手化爲烏有事後拘案刑追徒勞案牘即以客歲而論有經管穀數難完輒以被水衝失等情狡卸者卑職以爲如果實被水災當時何不報案事隔日久經官追查輒行妄稟顯有侵蝕捏報情弊等語嚴行批飭仍責勒追繳還倉此其一端耳穀既散在四鄉道之遠近不一

甚至二三百里以外者盤查時假手胥役斗級人等其中
弊端百出固無論矣即官躬親盤量狡黠者乞鄰穀填倉
挹彼注茲一時掩飾事後仍屬空空若杜此弊惟責成具
結用縣印封條將倉封儲如此而已然有倉者少無倉者
多將公穀與私穀同儲私倉盤時公私朦混盤後未便以
小民之私穀一律封存釐剔後則封條有時難貼盤與未
盤無異惟有添設倉厰儲穀之一法倉雖易設而民間鮮
有空室欲置地基築室設倉方杜此弊而經費無出坐視
遷延此又盤量後難靠之實情也有此五者不免束手無
策然事因難見巧不可畏難苟安既知法立則弊生仍須
杜弊以立法若因噎廢食見蹶停驂天下無一可爲之事
矣卑職管見除現有倉者仍照常存儲外其無倉者相度
鄉間適中之地買地基起房屋建倉厰量地基寬窄可起
室幾間室內可建倉幾座每倉可儲穀若干石先將地價
及築室建倉庀材鳩工一切經費需用若干分別開單呈
明經官勘估明確飭令建造工竣後仍須稟報復勘立案
所有經費即於積穀內提出糶價支用但目前四千餘石
之穀勢難多提擬俟續捐者計有成數酌量再提彌補免

滋前此有穀無倉後此有倉無穀之物議倉厰一成不准
仍放私倉並不准將私穀混入公倉仍飭令衆紳士公舉
殷實老成人管理互相保結借時不准濫放還時毋得藉
延一人虧短罰令公賠層層節制以專責成而重典守惟
積穀之設原以救民非以擾民前此書捐未繳者如力尚
能繳足未便任其狡賴若實係先富後貧餬口不暇亦祇
可原情註銷免致追呼之累至借穀之戶亦應查明如力
尚能還者責令經管首事向其催還以實倉儲如實係故
絕逃亡追之無著亦應據實指明將戶口呈報照數開除
以歸實在其揑報水衝一層當時既未報案概不准行以
免刁紳效尤致生枝節卑職現在籌辦實情如此然必俟
米捐黔捐均有起色再捐新穀庶免同時並舉彼此掣肘
合無仰懇大人准予緩至來年續捐彼時酌量情形分別
辦理舊穀既可益寡新穀更可裒多備荒有資赤子受福
無量所有閭閻瘼苦實情不得不縷陳上聞是否如斯尚
冀訓示祇遵

稟總理全省保甲局憲言辦保甲 臨湘縣

案奉憲札以省城設立保甲總局飭令各屬一體實力舉行並頒發章程條約及牌冊各式樣下縣等因奉此仰見大人安良戢匪救弊補偏捧讀之下曷勝欽佩當將奉發牌冊式樣雇匠刊刷並將告示分途張貼曉諭去後遵查卑縣陸路東至湖北通城南至巴陵西至湖北監利北至湖北蒲圻等縣連界水路上通岳州下達武漢爲湖南入境首站實係水路通衢深恐外來匪徒藏匿腹地則編查保甲爲卑縣第一要務若此舉向不能行縱有善政不足

觀矣臨邑自縣城失守後各前令暨卑職接辦保甲有按照成法者有隨時變通者然均鮮有成效今奉飭發章程條約法良意美纖晰條分凡前人所未備者靡不周詳以之通行天下亦無不可豈但可行一都一邑哉查近來湖南嘗有外省遣回游勇狃於姦宄其始在營認爲弟兄繼則輾轉結拜愈聚愈多迨散歸故里游手好閒又與無業游民結盟拜會蔓延日廣在在堪虞卑縣窮民純固樸厚春夏服田力穡秋冬刈草捕魚均有執業在外當勇者尚少然陸路如龍闕雁嶺頭陀山梧桐鋪吉嵎洞洋樓司藥姑山水路如相骨港擂鼓臺道人磯穀花洲等處均向爲匪徒出沒之區此拏彼竄之地又因菴觀寺院賭局煙館流娼私宰凡藏垢納污者皆爲匪黨淵藪卑職平日嚴禁賭局煙館流娼私宰以清其源每於因公下鄉之便明查暗訪現在尚無前項匪徒潛匿情事茲奉前因竊思法因人而立貴審其宜政因時而更貴當其可凡地方刑名詞訟催科緝匪均係有司分內之事惟臨邑幅員遼闊煙戶繁多僻壤窮鄉一人足跡勢難遍歷此等緊要之件若假手家丁書役多一人即多一弊多一查即多一擾更恐激

成事端反礙大局因思卑縣教諭朱俊彥在任五年訓導
歐陽恩霖在任十四載其平日均留心國計民生辦事精
細卑職與之同城深悉底蘊保甲事宜與團練相輔而行
而各鄉團總學中人居多平日與教官較相親切以之襄
辦保甲較易爲力又署長安巡檢張慶祺署桃林巡檢郝
驛芬兩員汎地距縣城甚遠有鞭長莫及之勢典史鄭瑞
三雖有監禁之責亦有緝捕之責該三員辦事勤能均責
成分段幫辦卑職仍隨時隨地親往稽查以核功效事在
必行不得虛應故事已於教諭署內設立總局先將城廂

遵照現發章程辦有頭緒由城及鄉由近及遠依次順編
不得錯亂一面擇傳公正廉明紳耆到署曉以致治良法
救時要務給發條約牌式令其遵辦並以縣境編團若干
每團編甲若干十家聯爲一牌十牌聯爲一甲載入號簿
填發門牌其地角山腰單居獨戶不成村落者卽附於鄉
近各甲內以資統率如有無業游民混入境內輕則待查
自新重則送案究治分立另冊其菴觀寺院飯店客寓亦
發給循環號簿按日照填不准遺漏一名水路漁船責成
水保埠頭編排號次飭將船戶及家口水手人數姓名籍

貫年歲填給門牌懸掛船頭出記所往歸詢自來移會水
師梭巡以資聯絡卑職與教官巡典凡下鄉夫馬火食概
係自備紳耆選派殷實者辦理其家寒不能枵腹辦公者
由卑職籌款酌送夫馬火食不准派累民間牌冊紙工等
費應由捐廉籌辦不准索取民間分文尤不假手家丁吏
役以免需索騷擾其地保所辦草冊紙筆以及火食等項
均酌量發給不得藉口派費卑職有地方之責當此時勢
艱危自應痛除匪類保衛民生尤宜振刷精神教其不能
督其不率綢繆盡至防維務周斷不敢畏難苟安敷衍塞
責有負大人劼毖殷肫制治保邦至意除俟辦有成效循
環稟報外合將遵辦大概情形先行稟復憲臺俯賜查核

通稟借帑修堤 湖南安鄉縣
稟李藩憲借款修堤 安鄉縣
牒永順協張進勦賊匪 湖南龍山縣
復鮑軍門移師來鄂勦捻 襄陽道
致湖北安襄鄖荆各府州縣論辦刀匪 襄陽道
復會同縣胡令言諫修 圓明園工程 湖南靖州
鹿門書院觀風文論 襄陽道

稟李臬憲言奉頒發諏吉錄恒產歌各件 湖南在門縣

竊卑職奉到憲台頒發諏吉錄恒產歌各件飭即稟復等因奉此仰見大人順時正位挈陰陽之元機節用生財著豐盈之景象敬繹之下欽佩曷勝伏思天時人事爲王政所宜先唐虞二典日月星辰象其形而四時協璿璣玉衡頒其制而七政齊禹謨以克儉治家鄒論以恒產輔志古聖賢相傳心法留意於茲利用厚生卽所以正德也今讀

稟保甲總局賫呈編查保甲冊結 臨湘縣

竊惟保甲之法與團練相輔而行保甲治內團練禦外即管子內政軍令軌里連鄉守則同固戰則同彊之遺意洵除莠安良之宏規制治保邦之要術後代奉行不力既無實心鮮有實效有治法無治人而謂立法之未善豈通論乎卑職奉文清查保甲當將遵辦大概情形稟復嗣因夏間低田蘆洲被澇居民遷徙靡定刻難查填又經稟請展限各在案數月以來設局教諭署內按團選派公正廉明紳士將憲臺頒發條約並照式刊刷牌冊給與分辦諭以

先將草冊辦有頭緒報由官復查無錯方可照填所有牌冊紙工及該紳往來夫馬火食經費均係卑職捐廉發給不准苛派民間分文毫不假手家丁書役一面會同朱教諭俊彥歐陽訓導恩霖總司其事先將高阜辦齊既而低窪水退流民復業續據紳士呈報前來緣卑縣幅員遼闊廣袤三百餘里一人足跡難於遍歷有移會兩學官分段抽查者有檄委署長安巡檢張慶祺署桃林巡檢郝聯芬就近查點者有檄委典史鄭瑞三前往巡查者有平日聞望紳耆爲人信服業經編次毋須復查者有由卑職檢踏水災催徵錢糧查勘案件便道往查者其中古廟巖洞飯店以及鄰邑交界之區均爲藏垢納污之藪遇有煙館賭局流娼私宰若苗之有莠亦復隨時嚴拏責懲或驅逐出境或取具待查自新保結存案間有惑於抽丁之說畏縮逡巡不敢實報者卑職以自辦軍興以來不過招募鄉勇給發口糧各省皆然曾見有抽一丁以調赴軍營者乎況本省久已肅清邊境黔匪亦早蕩平正　國家淨洗甲兵之時抽丁何用等語出示反復開導破其疑端臨邑漁戶以船爲家者少所有漁船姓名眷屬住址已附入陸路冊

內至外來行舟夜泊河干者責成該河保更夫查其姓名
貨物來歷另載草冊按旬送縣局查考並移會水師營一
體稽查現在水陸均稱綏靖宵小屏跡儻葛悉除均係遵
照條示實力奉行一律填注度地居民綜計卑縣共九十
九圍四千九百九十六牌四萬九千九百三十九戶男丁
共二十一萬二千八百零四名婦女共一十二萬三千五
百三十七口將循環各冊按季領繳郵列區分林林總總
其所貼門牌間有風雨剝蝕者亦著隨時稟請補發茲照
填總冊一本散冊二百四十一本另戶總冊一本存縣局
備查朱教諭洞悉民情卑職所派團紳大半係其門生月
課之便詢查親切且辦事實心任勞任怨一一妥協不敢
沒其勞勤今將編查戶口告竣緣由填注總散各牌冊出
具印結呈賫大人俯賜察核示遵其各憲衙門祇賫總冊
並另戶總冊各一分印結一紙合併聲明

竊皁縣濱臨洞庭勢極低窪近年水患頻仍災區雖有輕重之分而民力彫敝年甚一年官民堤垸屢修屢潰有不能不修之勢更有萬難獨修之情今歲大小堤垸復被衝潰節經皁前縣游令本懷隨時稟報復奉委員周令紹光勘明災區繪圖列摺稟復各在案刻下水雖稍退潰口甚多且被淹數月之久風浪衝激堤身洗刷過半低者仍然一片汪洋無從疏洩將來水退淤泥蔓草施力更難種種情形筆難殫述現據官民各垸紳民業戶某某等紛紛遞

呈以年年被澇瘡痍未復杼柚久空飢寒交迫實在無力出資修堤稟請分別借給　祭項經費等情卑職以節年借款尚未歸還且庫藏支絀鄰省軍餉告急之際焉得年年有此開款借給修堤卽釐局經費亦係正供前此上憲體恤民情一時權宜籌借又焉得援以爲例與其妄想不能必得之借款貽誤要工曷若切實按畝以派資趕緊興事此身家性命所繫毋得觀望以自誤而誤衆人等語剴切開導批示而諸紳民等仍環署呼號刺刺不休卑職目覩苦情斷難膜視惟查卑縣向無城垣祇恃上十官垸爲之捍衛而新鎮等民垸又包羅上十官垸爲縣中廟宇衙署倉廒監獄之保障並爲澧安各卡局之屏藩一經潰決賦命莫保官民俱困獄囚倉穀移運維艱且湖面散漫船戶順風揚帆到處通行偷漏釐稅職此之故是以節次籌借釐金修復民垸與發　祭修理上十官垸一律舉行此原不敢援爲常例無如災黎困迫異常若不早爲之所任其荒廢坐失機宜飢民散處湖中將成餓殍並恐流爲匪類深切杞憂竊念爲政之道首重務農講武除暴安良其接濟鄰省軍餉以靖逆氛與籌畫本省要工以全民命事

雖有異而興利除害其理則同久在憲明洞鑒之中孰籌所及卑職帶同官民各垸紳首周歷履勘核實估計因工程浩大不得不擇要興修以節糜費除太和等下五官垸地形較低鄭家等各民垸工程甚巨勢難兼顧均應暫行緩修外估勘得上十官垸實需銀若干新鎮等民垸實需銀若干民力實難獨修再四籌思惟有仰懇大人子惠爲懷已飢在抱俯准籌發　帑金四千兩爲修理上十官垸之費並撥借釐稅錢四千串爲修理新鎮等民垸之費一併飭發下縣俾卑職分給各堤長首事以便及早興工而災民亦可以工代賑其不敷者仍責成堤業人等計畝派費通力合作卑職不時前往監工責令培厚加高毋得草率偷減俟工竣後造冊報銷又土性視節候爲轉移春泥鬆浮不若冬泥堅定興工不能不早以上各情實爲萬不得已之舉用敢冒昧直陳仰祈准如所請則卑縣數萬生靈咸登袵席實出自憲恩之所賜也除將堤身潰口面腳寬窄長深丈尺土方夫工各細數列摺另文呈賫外合將卑縣官民堤垸被潒借款修復緣由縷稟大人察核示遵

稟李藩憲借款修堤　安鄉縣

竊卑職奉委署理安鄉縣篆務到任業經五月於水利民情留心已久緣安邑濱臨洞庭勢處窪下素稱澤國十餘年來被淹其常不淹其偶錢糧年年稟請緩堤垸則屢修屢潰有不能不修之勢而又無可獨修之力近年來於圍城上十官垸則借　國帑南障等民垸則於澧安卡局撥借釐稅歷有舊章此原不敢援以爲例無如今歲堤垸又潰以節年瘡痍哀鴻中澤守土官無可如何前經據實稟請前憲借款修堤旋奉批飭以無歲不請借修永無徹

還應永不准行若誠爲修堤計當令確切周歷查勘修後
取具再潰甘賠切結請示酌辦等因卑職當卽恭錄憲批
曉諭紳民業戶在案乃該紳民等以家資典盡室無蓋藏
實係無力再修且堤身愈洗愈薄潰口愈衝愈寬較之從
前工程更巨如堤埝不修不但不能耕種且房屋皆被水
淹棲身無所仍須借款等情紛紛圍署呼號卑職送次批
駁並反復開導猶復剌剌不休此等困苦情形殊堪憫惻
若下情不爲上達恐貽溺職之愆且地廣而不能耕民衆
而無所食必致流爲餓殍更恐流爲匪類安邑向無城垣
藉堤埝爲城堤埝不修大水一至則廟宇衙署倉廒監獄
鋪戶概行被淹於大局尤有關係現在冬令晴暖水涸土
堅居民藉可以工代賑較之專辦撫卹有名無實者洵一
舉兩得欣逢大人滎涖楚南之日正災黎室家相慶之秋
伏冀拯溺爲懷已飢在抱慮一夫不獲俾萬姓復甦用特
遍歷各堤切實估勘於圍城上十官埝共實需銀若干南
障等各民埝共實需錢若干遵照前憲批示取具業戶甘
結並卑職出具印結稟懇大人俯念卑縣民人萬分拮据
實係無力興修仍准照卑職前稟請發　帑銀四千兩爲

修理圍城上十官垸之費並撥釐局稅錢四千串爲修理南障等各民垸之費一併飭發下縣其不敷者仍責成堤業人等計畝派費通力合作卑職不時親往監工責令加高培厚永遠鞏固卽祈遴委賢員下縣查勘明確稟內或有一字涉虛甘受欺公罔上之咎此萬不得已之舉惟經費到遲來春興工雨水過多土性鬆浮修築勢難堅固必早完工一日早安一日之民心亦祈俯賜委員駐工督辦不假胥吏之手以期費歸實用迅告成功卑職爲民請命是否如斯伏乞鑒察施行

牒永順協張進勦賊匪湖南龍山縣

竊照髮逆竄踞來城屢撲龍邑焚掠四鄉生靈塗炭迭經敝縣稟請大兵防勦茲各路精兵漸次雲集較之以前兵力僅能嬰城固守者形勢懸殊兼之下游辰沅一帶迭次告警我兵籌餉較前尤難爲力曠日持久兵有枵腹之虞民有倒懸之厄敝縣深爲焦灼亟宜熟籌進勦以期一鼓蕩平今敝縣業經調齊各里團練到防查閱技藝尙皆精銳踴躍用命飭令聽候各營進兵時預爲爪牙之助察看兵力戰守裕如務祈貴協鎭移飭各營除酌留守城外其

餘各相地勢紮營爲掎角之勢以便相機攻勦惟各歸各營宜責令互相援應如出隊開仗每營應酌出幾成從何路衝鋒何路誘敵何路設伏何路接應斷不可各存意見互相觀望臨陣先退以誤軍機事關城之存亡衆之死生總宜謀定而後戰固不可怯敵亦不可驕敵倘縣一介書生不知兵法在貴協鎮自有權衡毋庸倘縣嘵吾然事勢緊急不能不抒所見爲一勞永逸之計尚冀採擇相應備文牒會爲此牒請貴協鎮查照轉致各營一體辦理克復來城在此一舉望切切禱切

復鮑軍門移師來鄂勦捻襄陽道

日來各屬羽書飛馳不絕鍾京潛天萬分緊急荆門宜棗亦相繼戒嚴該逆猖獗至此邊陲糜爛不堪州縣之事力有限牧令之權勢素微咸向兄請兵救援無如襄樊守城者僅有江軍門兩營萬難分派處此無可奈何之際初三戌刻連接初一午戌兩刻所發雙魚敬悉春霆仁弟大人念切蒼生之望大興時雨之師取道襄樊痛除妖孽聞之欣感細繹尊函以貴部係援陝之兵必須宮保　奏留後再由尊處請　旨而行意在商榷之際繼繹嗣音知尊意

憲章亟誡盡裁減輔相之宜行撙節愛養之實鴻規丕矩
易簡坦明與古人若合符節卑職供職斯土察看民情於
審形勢辨物產相吉之道藏富之方多失講究遵即飭承
照錄多分分發市鎮鄉村俾士民咸恍然悟物力之艱難
識營作之方位庶野無沴戾室多蓋藏以期仰副大人劼
毖多方使菽粟如水火躋蒼赤於仁壽之至意合將遵辦
緣由稟復憲台俯賜察核

稟復挖蛹捕蝗情形 湖南酃縣

竊客秋飛蝗入楚即奉憲台檄飭各牧令講求捕蝗成法
並收取蛹子以除民患卑職供職酃邑時屆隆冬前此有
無入境未經目擊遍詢四鄉紳民僉稱並無飛蝗過此第
鄰邑蔓延甚廣何酃邑獨無此孽未敢遽信兼之冬雪甚
少遲至立春前一日始霑微雪旋落旋融嚴寒之氣入土
未深更屬可慮是以不論有無總以捐貲設局收買防患
未然並不次出示曉諭曾將辦理大概情形稟明在案復
迭奉鈞札諄飭亟捕並頒發告示下縣仰見大人念切民

已定於初四日啟節具見吾弟勇敢果決不事游移矣以
捻逆蔓延殷數時分時合貴部陳師鞠旅雖有往陝之舉
究係勦捻之師秦捻楚捻皆爲神人共憤覆幬難容人人
得而誅之或秦或楚皆爲我　朝土地人民今民有倒懸
之厄所望元戎者未至有後予之怨既至有相慶之歡草
薙禽獮機貴神速早到一日則民早蘇一日在尊處既無
畛域之分在秦楚又有緩急之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豈有千里請戰者乎若事事聽候進取則賊情飄忽靡常
彼時又竄往他處追勦甚遠兩股均未得手入　告更難
措詞是移緩就急爲至當不易之理至宮保之　奏留與
否措詞難處亦在吾弟洞鑒中現在宮保大兵均在東南
德安府一帶堵勦惟冀援師星馳於西北兩路進兵一由
隨棗一由襄樊出賊不意或以偏師挫其鋒或以奇兵搗
其穴因機制勝必能得手兔既不脫於楚弓狐豈能逃於
秦鏡若將此股蕩平則德威所樹解鈴卽可擊檄聲東又
可擊西　聖主優奬大臣自膺逾恆之　異數是以身勸
爲之駕也惟是牙璋動衆輸糧先行所需米豆一切現已
遵諭轉飭各屬趕緊預備百姓孰敢不望風相攜負以迎

爵帥之師者乎

致湖北安襄鄖荆各府州縣論辦刀匪襄陽道

竊惟明刑所以弼教除暴正以安良契爲司徒大舜授之曰敬敷五教在寬皐陶爲士師則授之曰惟明克允未聞曰明於五刑在寬也大學平天下章內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者承上文放流媢嫉而言放流惡人之事非愛人之事不思惡以成愛能愛人以德卽能惡人以威人人懷德畏威皆爲我所愛不爲我所惡震動其天性保全其令名生人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仁在唐虞極治時民生敦龐猶以五刑五用彰天討而嚴天威防微杜漸此皐

陶刑期無刑民協于中也天地生物爲心有春温卽有秋肅聖人體是心以治天下兵刑禮樂相輔而行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皆取象乎威明並濟察其情除其弊用意深遠若權足以靖鯨鯢氣難以清妖孽將見人心滋僞積玩成姦積姦成亂聖人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必不若是譬如莠之亂苗自必薙莠以長苗而謂方長不折任其蔓延不亦謬乎甘誓戮社孥戮湯誓孥戮罔赦盤庚劓殄滅無遺育康誥速由茲義率殺酒誥盡執歸周其殺三代治時亦用刑戮周禮士師以五禁之法循木鐸懸國書嚴示以懍然難犯懲惡妨姦輔德所不及子產以火烈濟水懦聖人稱爲古之遺愛論語寬則得衆謂寬而栗寬而有制對虐言非對猛言也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軍令始行魏絳戮揚干之僕趙奢殺平原君用事之人皆始瀕於危終轉爲安漢高帝雖除秦苛法然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謂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又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右趾者棄市笞者率多死崔寔謂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諸葛

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治蜀從嚴赦不妄下法行知恩厥後王景略爲政法皆從嚴故曰刑罰者救亂之藥石也無如近代惑於救生不救死之說嫗煦姑息曲爲開脫謂法外施仁可修陰德不知洪範陳疇而八政何以有司寇嚮用五福何以威用六極禹敘彝倫何以有防風後至之誅局於見之拘流爲說之誤而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計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又何說焉魯莊公二十二年肆大眚春秋譏其失刑夫差不殺句踐漢成帝不殺王氏五侯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姚萇桓元不殺劉裕梁武不殺侯景蕭詧不殺于謹唐五王不殺武三思唐元宗不殺安祿山劉巨容不殺黃巢王重榮不殺朱溫唐昭宗不殺田令孜明建文不殺燕王陳奇瑜不殺李自成陳洪範熊文燦左良玉不殺張獻忠皆小不忍亂大謀無異脫韝試鷹發柙嘗虎者陰柔爲虐甚於剛猛爲虐寬厚殺人甚於殘忍殺人小仁爲大仁之賊以古證今事同一轍方今羣盜如毛元元塗炭正嚴刑峻法之時非蒲鞭示辱之時與其縱賊殃民曷若除賊安民廣修陰德乎弟現聞安襄鄖荆境內多有宵小潛蹤

爲害良民不始今日有司官弋獲到案恐長途招解疎虞
相率諱匿養癰貽患爲虺爲蛇不能不深爲之慮今與賢
直刺史太守令尹約嗣後如獲有窮兇極惡者審明罪當情眞國人曰
可儘可便宜行事以昭炯戒刑亂用重凡有殃咎宜加弟
身但宜平日留心民隱明查暗訪兼聽兩辭不可偏聽單
辭臨時審愼再三至公至當罪人黜伏以生道殺然後從
事於法無枉於心始安固不可存婦人之仁違道干譽亦
不可墮入武健鍛鍊周內妄殺無辜致滋流弊惟良折獄
獄成而孚當如皐陶淑問明允方於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質諸鬼神而無疑也除備公牘外用特專函奉商卽祈仁
兄大人以親民之官行愛民之政除害民之蠹一伸夏日
之威無異陰雨之膏矣

復會同縣胡令言諫修　圓明園工程　湖南靖州

奉讀上諫修　圓明園大工公牘長言娓娓出於至性至
情引古帝王御宇乘乾崇尚節儉者以爲法而斥捐運木
植之李光昭比之願輸家財助邊之漢卜式及進黃楊三
本之宋朱勔皆爲誤國小人鑄鼎象物至理名言具見仁
兄大人忠君愛國惜物仁民欽佩無似在昔唐太宗欲修
洛陽宮爲張元素諫止魏元成嘆其論事有同天之力爲
仁人之言古諫諍無官雖庶人亦可建言所以達下情而
察國政有明以布衣上書雖遭廷杖亦所不顧今上書格

於成例下情多壅於上聞有言責者不建一言古人所謂
敢爲之士易得敢言之士難求也　圓明園爲我　朝丕
基所繫不幸罹於兵燹凡屬臣民能無黍離之感乎
皇上惟懷永圖建此大工亦有不得已者非爲逸豫計也
但値此國計民生艱難萬狀之際正臣子憂勤惕厲應如
何培　國脈以養太和俟海內乂安庫藏充足徐議此舉
誰謂不然乃舉朝杜口結舌而敢言者竟出於一邊陲之
百里侯文中所謂必極力撙節方能足用盡心撫摩乃可
安民此經國良謨保民要術非博通經史不能道也非忠

貞骨鯁不敢道也若果以此上達　聖聽挽回　天心仁
言利溥非鳴岡之鳳乎異日史冊所傳其人其言信垂千
古矣彼李光昭者不過姦婾如逢迎鄙夫妾婦之道耳制軍
早知其素行不端以現有被控盤踞擾害案件未結藉報
出捐爲騷擾影射計將其名掛彈章今閣下亦燭破肝鬲
逆折姦萌比卜式倘不如較朱勔無以異惡惡得其公正
奚異傳寫紙貴江文蔚之彈文乎然鄙人竊有爲老兄慮
者亦不得不披肝露膽直陳之孟子云位卑言高罪也示
人明哲保身之道古之直臣以汲長孺魏元成爲最亦惟

漢武帝唐太宗容之然武帝猶謂甚矣汲黯之戇太宗猶
謂殺此田舍翁可見得君如此尙有不耐處閣下處非建
言之職激論危詞絕無忌諱忠則忠矣倘或以越職言事
媒孽其短甚至以宋檄宗比之　當代儁人不倫之咎牛
奮角箕張口其將何以辯之昔畢仲游貽蘇軾書謂官非
諫官職非御史危身觸諱以游其間猶抱石而拯溺云云
亦卽閣下之謂乎在賢令尹所當爲者如持躬廉潔聽訟
公平寬嚴協中刑賞忠厚無苛政之猛虎有遺愛之甘棠
異日宰天下亦如是矣若採辨木植訪地方之有無佑以
實價發以運腳取所當取用所當用勞民力不傷民財有
司奉令承教無曠厥職而已其他不必與聞雅意以爲然
否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有眞人品卽有眞學問有眞學問卽
有眞文章文爲古人末藝今之八股較古文難易懸殊然
代聖賢立言爲六經註腳終身由之不得其道者良由未
得師承自發蒙至完篇村學究朝夕講貫者無非兎園冊
子日趨苟簡學者淵源授受以爲射之正鵠塗附貌襲腦
滿腸肥無殊李善箸麤陸澄書廚鐵椎之中副車匕首之
中銅柱而欲自出機杼青勝於藍雄長壇坫甚不易易豈
知古人登峯造極之文命意謀篇爲陶匏黼黻如畫龍則

風雲無際畫虎則草木有聲摸之起棱鞭之見血者其竅
妙全在開合二字所謂開合者不外賓主相生反正相應
局勢疏宕筆致軒昂尤在傳神於虛省力於實如虛處蕩
漾生情則實處自靈活得手茲本道觀風鹿門書院有提
唱風雅之責特示士子作文祕訣俾心頭眼底即生光明
其毋河漢斯言也夫典謨訓誥旨遠辭文尚矣吾不能贊
一辭擇其次者論之如左傳城濮之戰多用開筆齊秦未
可楚子入申宛春告釋晉退三舍楚衆欲止晉侯聽詞而
疑夢搏而懼其中無數開筆波浪迭出寫子玉之麤莽晉

文之持重先軫子犯之機變而敘先軫使宋舍我賂齊秦
數語包許多曲折尤妙在胥臣蒙馬以虎皮一段以十三
句寫晉楚兩軍步步分曉生死勝負介在呼吸晉師衝鋒
設伏誘敵如觀棋局覽掌紋盡態極妍全不費力誠文章
鉅觀爲後代作史敍戰之祖邲之戰隨會料楚伍參料晉
楚能備晉無備先穀魏錡趙旃之僨事苟林父之無謀未
戰以前已露有必敗之勢既盟有日不料忽有楚人致晉
師事文之停頓突接如名山過峽蟲嶂層巒莫名奇怪無
非爲開筆蓄勢未戰許多議論方戰許多追逐既戰許多

瘼除惡務盡當即遵照遍貼曉諭惟有治法貴有治人卑
縣一遭水患兩遇兵燹昔日瘡痍不能復其萬一倘再遇
蟲荒更不堪設想卑職具有天良斷無不關痛癢每於捧
檄之下深蒙憲恩訓迪下寮啟聾振聵益切悚惶時深感
激復又移飭教官營典一體遵辦並督飭四鄉紳民業佃
於水溢山陬人跡罕到之處遍歷搜挖凡水濱澤畔衰草
之區即令刈挖淨盡毋使魚蝦遺子麗日薰蒸變而爲蝻
至地形高亢土復墟黑且地上有孔竅數如蜂房者令其
盡除呈驗遵照朱子捕蝗募民得蝗一升大者給錢一百
文小者五百文之法卑職不敢安坐衙齋假手於人不時
輕騎減從前赴搜挖之處親加察看並嚴禁保甲胥吏藉
端索派其一切夫馬口糧均由卑職捐備恐愚民惑於神
物及捕蝗踏損田禾之邪說又反復開導以破其疑安祝
保康劉猛將軍神位藉神力驅除亦體神道設教之意遲
遲又久一無所獲嗣當夏令百蟲盡出於搜蝻之外又講
求捕蝗之法倣照布囊捕蝗圖說製備此物亟捕初生之
蝻兼製一切鳥槍花爆銅鑼旗幟響篙掃篙簸箕等器械
預捕飛騰之蝗鄉村四月農忙之際閒人稀少因思原募

了結於兩國形勢千頭萬緒詳簡整散斷續曲折之處無
不入妙分段逐節極錯綜又極謹嚴上軍不敗中軍敗而
濟下軍敗而奔行軍毫無紀律行文極有條理若舟中之
指可掬宵濟終夜有聲擁擠譁潰全不成軍層層寫來光
耀奪目晉人失意之事左氏得意之文鄢陵之戰楚師輕
窕楚有六間楚艮在中軍王族皆從晉人說出而晉之軍
情從楚伯州犁一一指明范文子不願伐鄭一開欒武子
必伐鄭一合文子不欲戰又一開武子欲戰又一合晉可
勝楚從鄰國孟獻子看出至楚師敗之正面前後祇有射
共王中目楚師薄於險兩句通篇純於虛處著筆有快馬
輕刀之妙平陰之役齊侯無勇晉師亦畧至齊師其遁耳
聞者烏烏班馬之聲目擊者城上之烏皆從旁人口述江
涵秋影爲斯文反照石碏諫寵州吁篇夫寵而不驕五句
反掉開宕搖曳生姿接下文賤妨貴一段文勢愈緊張道
濟之梁國公姚崇神道碑夫以華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
不形於色進退不失其正者鮮矣極力學步終不能及滕
辭來朝篇正意祇周之宗盟兩句先用諺語從旁面襯託
甫入正面又以寡君若朝於辭對面翻說文腴詞婉有刺

影出血繪水聞聲之妙故能感動群侯齊侯使連稱管至
父成葵邱篇寫齊國亂之基亂之宗亂之媒亂時情形亂
後景象小白子糾去國遲早返國先後有千言難盡者而
淡妝濃抹曲折描寫如一幅亂國圖鞭之見血不言背袒
示之背不言血前後虛寫互相發明曰伏公曰殺孟陽曰
見公足寫伏公之故無一實筆而變起倉卒於門於階於
牀於戶見之極瑣之事出以至簡之文有倒捲楓葉背指
菊花之況重耳歷諸國篇歷敘十九年艱難險阻或詳或
簡或濃或淡變化中有賓主有起伏有波瀾有聯絡有關

鍵興高采烈雅與事稱爲史家作傳權輿晉患秦用士會
敘六卿相見句上起得陡然見得患之有素故謀之甚切
與論語管仲非仁者與孟子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哉同此倒裝文法王摩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李青
蓮白髮三千丈緣愁似个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杜
少陵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李義山不揀花
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四詩家效之皆成名句巫臣
之於夏姬費盡心力左氏以三軍之懼覩起桑中之喜借
旁人說出如一幅行樂圖聲子請復伍舉篇借析公諸人

極力恐嚇而椓舉本人祇以彼若謀害兩語收煞前以夫
獨無族姻乎一宕後以今又有甚於此一應愈寬愈緊極
烘雲託月起伏斷續之妙晉侯改葬共太子篇何曾有鬼
字祇遂不見三字明是鬼語檀弓之曾子寢疾篇何曾有
夜字祇前執燭二字後至於旦三字明是夜間此帷鐙匣
劍之法智悼子卒篇先設疑陣後破疑端文章高妙竟奪
左氏之席孔子過泰山側篇辭簡意該不假雕飾柳柳州
捕蛇者說倣此便覺費力國語管仲相齊范蠡文種事越
諸鉅製於兩國霸業三臣霸才原原本本縷晰條分包括

古今牢籠宇宙自始至終無一懶語無一弱筆以之夾輔
內傳有何間然古本桓公自莒反於齊至而伯功立爲一
篇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至四鄉地主正之爲一篇若
一割裂則首尾血脈不貫通矣孟子保民章用無道桓文
一筆宕開轉入王字而可保民者以鬻鐘事證之納約自
牖之道是心足王下以百姓皆以王爲愛反振一筆生下
文無限波瀾是乃仁術也與是誠何心哉山鳴谷應繫鈴
解鈴一牛一羊說得淋漓盡致仍不說王可保民直待合
於王者一問卻將一羽秋毫挾山超海種種譬語以能王

不能王反覆推勘又從權度引入心字爲上文是心足以
王此心合於王兩心字收筆卽爲下文快心字伏筆有是
心卽有是欲故將快心一段逼出大欲一段束上起下旋
合旋開下文四皆欲字又從大欲字生出易牛較求魚有
術緣木比折枝爲難鄒魯之戰勝攸分士民之恆心各別
王之足王在保民可保民在不忍之是心是心在推恩推
恩在反本反本卽在是心全章以心字作主腦而血脈無
不貫通其頓挫轉換純是凌空之筆非但老吾老一節今
王發政施仁一節無一著實語卽是故明君二節一反一

正仍是騰空直至末節五畝之宅方入正面爲保民而王
之歸宿盡裁成輔相之宜行發政施仁之實辟土地朝秦
楚涖中國撫四夷之術可運於掌矣全從推恩二字逼出
所謂此心之合於王者是也末句王字結穴與無以則王
是心足王之王字呼吸相通而孰能禦之與莫之能禦之
禦字則盡反其本與蓋亦反其本之本字亦處處回顧恍
如常山蛇勢首尾中權隨擊隨應無隙可乘今恩足以及
禽獸前後攻擊一伏一應尤爲文中警策無意爲文而跌
蕩飛揚蔚然千古至文也又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上

文汩汩滔滔正意一筆收轉此騰挪蓄勢法以後斬關奪
隘而入勢如破竹並耕章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一
段及賈長沙陳政事疏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一段皆
係此訣莊暴章可得聞與下不遽接臣請爲王言樂先將
獨樂樂一段反詰兩番者因下文一反一正極力鋪張長
江滾滾此處須有重關疊隘虎踞龍蟠萬難踰越之勢前
後文法方稱且說理更精並耕章文法相似而逐電追風
排山倒海境界更高當路於齊章可復許乎一開而子爲
我一合猶不足爲一開以齊王一合是以難也一開惟此
時爲然一合全章以以齊王由反手句作轉捩上言霸業
之卑下言王業之易以字爲下文行仁政伏脈爲上文以
其君兩以字反射反手字卽爲下文傳命解懸伏脈齊人
有言節又爲下截提頭回顧上截以時勢二字作眼目難
易二字作綫索難易在時勢內寫出管仲得君之專言勢
易行政之久言時易而功烈之卑何其難由湯至武丁一
段言文王之時難尺地二句言文王之勢難夏后殷周一
段見齊之勢易王者不作一段見齊之時易萬乘之國民
之悅之言齊時勢之易功倍古人又言其時之易時字可

兼勢字故章內今時易然當今之時未有疏於此時甚於此時單言時字末以時字結穴既與今時則易然句今言王若易然句明應又與由反手者惟此時爲然也今言王若易然之易字是以難也之難字是明點難易二字難字爲易字對面末以傳命解懸單演染一易字又章內管晏爲孟子反面文王爲孟子對面殷爲齊之反面又爲文王之對面說殷事詳說文王事畧純於對面著筆文中句調連用如彼字也字未有字於此字矣字首尾中權無不勻稱則文王

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一問一答錚錚有聲竟成妙對與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及左傳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對法相似所謂扶桑西枝弱水東影行文至此眞化工也平陸章大丈夫之名留待大夫自說而大夫之姓又待孟子代說水流花放歸於自然公行子章敘右師之名與字亦然皆開後人作文出落妙法蚔蠆章所以爲一章樞紐開後人行文過脈祕訣如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且夫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班叔皮王命論若然者豈徒閻於天道王子安滕王閣序天高

地迥四句韓昌黎原道甚矣人之好怪送董邵南序然吾
嘗聞風俗與化移易杜牧之阿房宮賦妃嬪媵嬙六句歐
陽廬陵上范司諫書夫七品之官之類並耕章下筆如刀
落句如鐵吾聞用夏變夷吾聞出於幽谷前後提筆如雙
峯插雲行文得此轉關氣充詞沛方不平弱其法與蜈蝑
章同陳代章取非其招二句進一層翻法變奚獲禽不獲
禽御巧射拙從御者說出是對面寫法亦前畧後詳法賤
工良工之稱前後兩兩對照與國策魯仲連義不帝秦篇
前後所稱賢公子非賢公子並臻神妙且夫枉尺節振起

一筆言勢不可爲且子過矣再振一筆言理不能爲皆進
一層說虞人死不往御者羞與比皆低一層說文中無限
波折有兔起鶻落之勢戴不勝章大開大合開中有合合
中有開曲折不盡論陳仲子比之爲巨擘一揚比之爲蚓
一抑以所居所食引東陵句一跌爲仲子出脫仲子齊之世
家句一提爲仲子定罪以母則不食離母惡能孝以兄之
室則弗居辟兄惡能弟不孝不弟惡能廉一李也蠐食人
咽一鴟也母殺子哇縱不爲蠐計獨不爲母計乎充操者

蜘敗廉者鶩與其旋食旋哇何如不食不哇之爲愈乎匍匐而往與他日之歸同此一食昨是今非何有幸有不幸焉食之於人甚矣哉畢竟誤於不食非誤於食食猶如此居何以堪母猶如此妻何以堪雖然齊國尚有乞食墦間爲妻妾訕者織屨之仲子或不至此辟纊之妻亦不至此此其所以爲巨擘歟盜跖不義其跡顯人所易曉仲子之廉其情矯人所難知不得不辯篇中層層標形繪象嚴於斧鉞後代老吏以之斷獄獄無遁情經生以之論文文思過半矣自暴者章通章偶句末用哀哉二字截然而止化整爲散此外雙起單結者以力假仁舜生於諸馮今之事君人之所不學而能雞鳴各章不一而足任人章前後俱用對偶中用金重於羽排宕一筆登東山章亦前後整中段散皆是化板爲活此外禹稷宋句踐言近指遠各章亦可類推仁言章全用對句見其靈不見其板開後人駢體門徑閭鄉章兩扇體以王色變王色定爲開合王勿異爲樞紐文法一變頓挫生姿魚我章對句多單句少既以生義對魚熊又以熊對生對句中又有對句力量方厚居鄰章對起對結中以屋廬子喜屋廬子悅爲其爲

相爲其不成享遥遥相對山鳴谷應可悟散中藏整之法
末二句爲全章歸宿見與不見之故孟子不明言待屋廬
子代說問者轉爲答者布局尤奇孟子首章君子三樂所
教者五各章皆前提後束王立文圃五霸各章有提無束
各自收束不必另結有事君人者章四項平列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四項平列皆前無提後無束超然而起悠
然而止異曲同工杜工部飲中八仙歌亦效此法百里奚
章借一諫之宮之奇陪不諫之百里奚非壓落宮之奇正
擡高百里奚諫是忠不諫是智此綠葉扶花之法末節先

用矣字一頓旋用五乎字層層反跌三也字兩提一煞智
字賢字爲眼目諫不諫知不知字爲綫索相字顯字傳字
爲文采忽爾正案反斷忽爾反案正斷於百里奚知默知
廢知興本領曲折寫出句句流轉筆筆矯健本浩然之氣
鼓盪成文後人從何髣髴友章既說獻子不有其家又
說五人不有獻子之家對面寫照並將友不友分作兩頭
一反一正一淺一深從獻子費惠公晉平公說到帝堯其
中連用非惟字則字弗與字皆爲下文蓄勢層累而上如
臨岱宗絕頂一覽衆山小矣堯以天下章十四天字孟季

子章十六敬字皆錯落盡致無一相同韓昌黎送孟東野
序四十鳴字以此爲前茅富歲章雙起雙結心字作主從
降才非殊說出心之陷溺開門見山一擒卽縱下文騰空
發議波瀾層層卽從殊字引入十四同字爲通章綫索非
但播麥之地樹麥之時及一切足與口耳目之顯然者皆
同卽易牙師曠子都降才雖殊亦同類也一路旁引曲喻
酣暢淋漓惟耳亦然用目亦然用遞落法章末收束至心
同然之正面一結如羣山萬壑赴荆門矣下文聖人先得
我心與上文聖人與我同類句呼吸相應又如返照入江

翻石壁矣國策莊辛幸臣論由蜻蜓黃雀黃鵠蔡靈說到
楚襄步步引人入勝其法亦同孟子而詞鋒筆勢終遜一
籌國策聶政荆軻兩刺客行事各殊傳神寫生皆英氣勃
勃與左傳鱄設諸刺僚專事參看馮煖客孟嘗君篇篇中二
窟之鑿篇末方點明此一伏一應之法觸讐說趙太后篇
既言舒祺言燕后又言趙之先人及鄰國諸侯反覆較量
一路旁敲側擊方落長安君正面布子滿局專爲此著於
說爲揑闔於文爲開合望諸君報燕惠王書因上文極說
先王之恩說到惠王前不便措辭故用臣聞善作者一提

防堵鄉勇一百名現在吉安形勢稍緩該勇閒居無事派
令分赴四鄉如法撲捕仍無所獲細訪輿論皆云前既無
蝗入境自無蝻可挖今既無蝻可挖自無蝗可捕等語卑
職又復越陌度阡翻山踰嶺察看情形無從搜取事關民
生國計斷不敢冒昧遽陳惟慮卑縣幅員遼濶崇山稠疊人力難
施之處地方官稍未經意憂悔即生於不虞又不敢以現
在無蝗可捕置民事於不問也除仍竭力盡心認眞捕除
以期盡淨外合將捕蝗收蝻各緣由縷稟大人察核示遵

稟衡州府勸導農民兼請豁免被災錢糧 酃縣

案奉鈞札飭令卑職親詣各鄉勸導農民乘時布種並蒙
頒發勸農告示下縣奉此仰見大人子惠爲懷已飢在抱
曷勝欽佩遵即照繕多張同奉發原示徧貼曉諭卑職一
面輕騎減從於搜捕蝗蝻越陌度阡之便諄諄訓誡搞以
酒食農民咸知服田力穡現在盈疇之苗發榮滋長婦饁
夫耕或耘或耔猷猷既勤於東作倉箱自慶乎西成蝻孽
未生民情歡抃堪以上慰憲懷惟是卑縣地處萬山稠疊
之中良田少曠土多且土性磽确非但不能開墾種稻並

下接伍子胥事借賓陪主又以夫免身全功及臣聞古之
君子一宕立言得體局勢開展李斯諫逐客書陛下悅之
何也句儘可逕接快意當前二句妙在必秦國所生然後
可反振一大段又所以飾後宮以下一意翻作兩層皆極
飛騰之勢賈長沙陳政事疏言衆建諸侯威加匈奴勿玩
細娛禁僭服用整飭俗吏早定經制輔翼太子取舍禮法
體貌大臣娓娓五千九百餘言一氣盤旋詞旨曉暢議論
崇宏脈絡貫通音節悲壯筆力雄健局勢縱橫經濟文章
冠絕西漢逐段突接者如夫樹國固必相形之勢天下之
勢方病大癰天下之勢方倒懸夏爲天子十有餘世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人主之尊譬如堂廉陛高數仞棟宇甚
脩起於大江中蛟龍爭騰雷雨交作令人莫測其由來莫
名其形狀古本一篇後人分爲七篇於神理血脈失之破
碎矣過秦論曰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一跌先王知壅
蔽傷國一提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一截天下集
矣卽四海之內云云純於反面作勢是以君子爲國一總
束卽爲下段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提筆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話已說完文勢亟欲趨下妙用始皇既沒再振一筆見

生前强暴并吞沒後餘威可畏豈料後來一敗塗地易若
燎毛行文有盤馬彎弓之狀而精神氣魄尤在且夫天下
非小弱一大段推波助瀾總收上文反跌下文中用陳涉
之位一開就陳涉說然而成敗異變畧頓一筆作一合試
使山東之國一開就山東之國說與上文一反一正互相
俯仰爲下文養局蓄勢然秦以區區之地一合收上餘威
震殊俗見其能攻然後以六合爲家又一合收上並起亡
秦族見其不能守曲折紆迴以仁義不施攻守異勢結穴
一落千丈截斷衆流論定秦過如典獄者推勘到底始得
實情其中連用非字全從孟子城非不高等句調得來篇
內其强也其弱也其削也故秦之盛也及其衰也等句調
亦從左傳荀罃士魴卒篇周之興也及其亂也故秦之盛也及其衰也世之治也
及其亂也文內脫出原本一篇後人分爲三篇失作者之
旨董江都賢良對三策辭粹理精應弦赴節爲後代射策
之嚆矢司馬長卿諭巴蜀檄彼豈樂死惡生一宕計深慮
達一轉人之度量一宕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一轉有掉臂
遊行之致史記項羽本紀如破秦軍斬宋義宴鴻門分王
諸侯會垓下忽英銳忽悲憤忽喑噁叱咤忽兒女子嗚咽

縱橫跌蕩動地驚天皆從四面描寫無一實筆鉅鹿一戰
尤爲全副精神以蓋世英雄從壁上諸侯眼中看出分作
四層逐層摹寫純是運實於虛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
畫北風圖見者皆寒文中臻斯妙境范蠡三徙成名篇莊
生雖居窮閭一段用雖字然字及字故字而字承上轉下
文如貫珠漢後帝策丞相亮詔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
而且義莫敢抗也與武侯正議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皆
聲罪致討筆健詞嚴氣吞曹魏韓昌黎之張中丞傳後敘
前段議論固佳而精彩煥發在後段敘事寫張南二公本

領忠義躍躍紙上千載猶有生氣坊本選前半刪後半有
議論無敘事實昧昌黎得力所在祭鱷魚文先用涵淹卵
育一語放寬一筆欲擒先縱隨以且承天子命一提其中
赦其前愆責其更新列其罪狀平之以情喻之以體導之
以路寬之以期速之以法迫之以威辭嚴義正電掣雷轟
醜類有知焉不遠避原道連用十七爲之字變爲九樣句
法連用九其字又變爲六樣句法一氣卷舒光燄萬丈上
張僕射書前連用五如此句法四變後連用三如此句法
亦錯綜前就張於已言後就已於張言一意翻作兩層滕

王閣記通篇不實敘閣中美景祇以生平感慨出之以未
身歷不臆度也蘇子瞻眉州遠景樓記亦胎源於此應科
目時與人書全是譬喻至末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語說
明點睛卽飛妙在善用虛字一連六轉一轉一意旋于襄
陽書獲麟解亦多用轉筆愈轉愈醒愈轉愈緊愈轉愈圓
愈轉愈健送楊少尹序以不知楊侯去時一段語語翻空
又將畫撇開一筆取徑自新諫佛骨表必知陛下不惑於
佛安有聖明肯信此事愈寬愈緊且論事得體神斤鬼斧
之筆神驚鬼伏之文馬賓王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雖太上皇存心道素志在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
等句已開其先歐陽廬陵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劉
子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
爲等句復繼其後可謂笙磬同音爭臣論或用正兵對壘
或用奇兵設伏四面八方無堅不破篇內四且字皆轉進
一層此寬處逼緊緊處放寬之法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暗襲葩經巷無居人巷無服馬語意東都處士之廬無人
焉豈不可也若直接愈縻於茲文法平矣妙在夫南面而
聽天下一提逼篇精神俱振毛穎傳由祖先族派出身材

能遇合榮倖伴侶以至終老至後代層次井然怪怪奇奇
酷似史記若簽之絲詞斷詞尤璀璨奪目又似左傳古人
偶爾滑稽便不可及送李愿歸盤谷序以愿之言曰起以
歌詞收撫弦動操衆山皆響爲布局中絕調送石處士序
前以五喻疊作三層後以三酌三祝分爲四層其從事薦
詞執爵祝詞皆他人之言坊者王承福傳亦敘承福之論
送高閒上人序以張旭作陪客皆避實擊虛法柳州捕
蛇者說皆蔣氏之言篇末祇以賦斂之毒甚是蛇者一語
結穴鉤魄致魂歐陽廬陵之眞州東園記通篇借許子春
之言從圖中景物說到工所不能畫並子春所不能言二
一寫出末以數語結束己意如鐙取影朱子江陵府曲江
樓記其中風景從張敬夫心目中代寫而已之感觸又從
敬夫書內生出如月印川以上布局之妙皆與韓文同一
匠心歐陽送楊寘序如崩崖裂石一段髮鬚具黎送石處
士序若河決下流一段豐樂亭記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
記句法從賈長沙陳政事疏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
今之務及過秦論體勢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等句調
得來釋祕演詩集序釋惟儼文集序皆扯石曼卿作陪客

評祕演詩借曼卿口中說出若惟儼文集於篇末兩語了之有美堂記於梅公爲人祇於篇末帶敘雲詭波譎深得昌黎三昧相州晝錦堂記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高一層說法五代史伶官傳論方其繫燕父子組及仇讐已滅一揚一抑故方其盛也又一揚及其衰也又一抑曲折離奇波瀾壯闊與蘇子瞻策畧五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甚賤及乎事出非常變生不測等語皆文章停頓法范滔甫論聽政逆料後來紹述之禍若燭照數計行文結搆之工猶餘事耳子瞻之范增論則疑增之本下反接豈必待陳平一段最錯論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下反接雖有百盎二句筆致軒昂方不平庸留侯論非有平生之素一段敘孺子可教之後前虛後實前鬆後緊尤見精神六一居士集序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淩空著筆又使楊墨得志於天下數語逆接一筆又以大史公曰一段承上起下局方不促潮州韓文公廟碑能開衡山之雲數句摹倣李蕭遠運命論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等句法刑賞忠厚之至論先王知天下之善

不勝賞而爵祿不足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裁也襲取賈長沙過秦論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句調單句變爲偶句超然臺記美惡之辨戰於中去取之擇交於前亦脗胎賈長沙陳政事疏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並其父明允辨姦論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各等句法赤壁賦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辦香杜詩勇畧今何在當年亦壯哉一瞬一倒軒輊畢見放鶴亭記布局用意學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循牆而走不能出其範圍胡澹菴上高宗封事先數王倫罪大惡極中以雖然倫不足

道一語轉到秦檜身上將附檜議之孫近一併劾入末以願斬三人頭爲定案光燄燭天筆力扛鼎百折不回之志百讀不厭之文朱子中庸章句序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下儘可直接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同句妙在轉入子思之功一段筆愈緊理愈透蔡仲默書經集傳序心之推也下用心之德句總束一筆方接二帝三王句旋擒旋縱如戶中之樞車中之輪千鈞筆力劉青田之司馬季主論卜規仿歐陽廬陵眞州東園記以上種種妙文皆可憲章私淑至若文之提筆承接轉折變化莫測即於文中且夫不

然假令等字妙處之顯然者尋其蹊徑更得比類詳言之
如國策蘇秦以連橫說秦文內不過一開一合使趙大重
句不逕接將說楚王句添入且夫蘇秦一段空中翔舞言
貧賤發跡之非易前此氣象蕭索今則氣象崢嶸全由讀
書揣摩錐刺之勤苦得來宜其榮耀一時本人得意旁人
羨慕寫得酣暢淋漓承上起下筋節尤爲靈動且夫二字
百倍精神左傳石碏諫寵州吁篇且夫賤妨貴管仲論受
鄭子華篇且夫合諸侯宮之奇諫假道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燭之武退秦師且君嘗爲晉君賜矣國語倉葛不服晉

篇且夫陽豈有裔民穀梁虞師晉師滅夏陽篇且夫玩好
在耳目之前孟子且王者之不作且許子何不爲陶冶且
一人之身且子食志乎且君之欲見之也司馬長卿難蜀
父老且夫賢君且夫王者上書諫獵且夫清道而後行太
史公報任少卿書且事本末且勇者不必死節揚子雲諫
不受單于朝書且夫前世昌黎與孟尚書書且彼佛者且
愈不助釋氏柳柳州駁復讐議且夫不忘讐子瞻之荀卿
論且夫學聖人者最錯論且夫發七國之難者留侯論且
夫有報人之志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且夫戰勝之後上神

宗皇帝書且夫常平之法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且夫未
成而爲之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且夫人之學也云云
同此凌空提筆軒然大波庶免平沓又文從反面說透則
正面自充足有餘如左傳楚屈瑕伐羅篇不然夫豈不知
楚師子產卻楚逆女以兵篇不然敝邑館人之屬國語襄
王不許請隧篇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倉葛不服晉篇不
然其敢自愛各等語純用反掉以排宕文勢揚子雲諫不
受單于朝書不然壹有隙之後昌黎祭鱷魚文不然則是
鱷魚冥頑不靈原毀連用四不然字盧陵縱囚論不然大
宗施恩德於天下祭石曼卿文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王半
山讀孟嘗君傳不然擅齊之强蘇明允辨姦論不然天下
將被其禍子瞻上神宗皇帝書不然則山東之盜子由黃
州快哉亭記不然連山絕壑云云後人承接處皆倣於此
所謂以變合正也徵實不如翻虛廬陵之梅聖俞詩集序
若使其書得用於朝廷一縱奈何使其老一擒婉曲淋漓
感歎欲絕又上范司諫書向使止五六年明允六國論向
使三國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若使此四君者云云亦
係此法其實皆步武孟子如使口之於味也如使人之所

欲國策范雎初見秦王篇卽使文王疏呂尙而弗與深言
李斯諫逐客書向使四君賈長沙陳政事疏假設陛下居
齊桓之處假設天下如曩時假令悼惠王王齊曩令樊酈
絳灌過秦論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試使山東之國借使
秦王計上世之事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司馬子長報任
少卿書假令僕伏法受誅淮陰侯列傳贊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孔仲和上章帝自訟書假使所非實是孔文舉與曹
操論盛孝章書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范蔚宗後漢書
皇后紀序向使因設外戚之禁云云各數段文法昌黎答

崔立之書誠使古之豪傑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然彼
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諫佛骨表假如其身與孟尙書
書假如釋氏柳柳州駁復讐議嚮使刺讞其誠僞書箕子
碑向使紂惡未稔等類亦皆學此種得此轉折空際盤旋
更覺精神奇警所謂殘局中尋活著也古人文章通篇固
妙然亦有精神團聚處探驪得珠餘皆鱗爪孟子並耕章
以粟易械器兩節就許行之事折許行理已透澈後引古
人再證之好辯章昔者禹抑洪水一提卽作一總收諸葛
武侯前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一段停頓總承上文侍中

不能別種雜糧樹木童山濯濯無所取材故瘠土之民莫
不貧苦亦莫不嚮義也查東南西三鄉自咸豐三年出蛟
後地勢低窪者被水衝決田壞悉成沙礫勢難耕犁非人
力所能挑濬艮田既成廢土災民節年錢糧不能完納愈
欠愈多職此之故雖經卑職比差嚴催而民徒怵酷吏之
威官究未獲催科之益於此而欲責其傾產輸賦鬻子免
刑勢既有所難行心亦有所不忍辦理實形掣肘前據該
業戶環署呼籲欲求詳請免科卑職以事關大　告未敢
擅便准理且調查上年稟報辦理水災案卷被賊焚燬無
從查悉恐有窒礙難行之處百姓望切雲霓卑職心懷猶
豫然閭閻有此疾苦不敢壅於上聞伏冀大人矜恤民瘼
登之衽席如荷准予免科即懇飭承鈔發卑縣報災原案
俾卑職有所藉手飭傳該業戶據實呈明災區以憑親詣
勘量畝數分別等則查照糧冊通詳一面稟請憲台委員
復勘明確轉詳免科實爲公便卑職爲民請命不敢告勞
是否可行伏乞裁示

尙書數句另作提筆起下後出師表夫難平者事也一頓振起下文此等警策句如薪之有束錢之有緡郭汾陽請乘輿還京師疏後段斥素飡之吏八語柳仲敷氏族論夫文之弊至於尙官一段權載之兩漢辨亡論向者西京抑損王氏末段昌黎原道夫所謂先王之教至篇末坊者王承福傳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一段與孟尙書書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一段柳子厚墓誌銘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一段送浮屠師文暘序惜其無以聖人之道二句答崔立之書方今風俗至末一大段柳柳州書箕子碑於虜當其

周時末至一段皮襲美請韓文公配饗書天地久否八句廬陵論選皇子疏竊見自古帝王一段送楊寘序夫琴之爲技一大段外制集序予時雖掌誥命一段蘇氏文集序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一大段送徐無黨南歸序予竊悲其人以下一段石曼卿墓表幽燕俗勁武一段子瞻厲法禁今夫大吏之爲不善以下一段去姦民天下有三患五句鄭介夫論新法進流民圖臣竊聞南征北伐一段鄭漁仲通志總序嗚呼酒醴之末一段朱子之李忠定公奏藁後序顧嘗論之以下一大段與劉共父書無旦暮倉卒之

項一段婺州金華縣社倉記其給之也以金一段眞西山大學衍義序明道術一段馬貴與文獻通考總序其變通張弛之故一段袁中郎之徐文長傳其所見山奔海立至所敢望也一大段如此類者全篇骨節靈通神采飛動通篇隱語到底者校叔諫吳王書昌黎雜說一雜說四諸篇立竿卽取影也設爲問答成文者屈原卜居漁父宋玉風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司馬長卿子虛賦上林賦枚叔七發東方曼倩答客難非有先生論揚子雲解嘲解難逐貧賦長楊賦班孟堅答賓戲范武子罪王何論張景陽

七命東廣微擬客難郭景純客傲魯褒錢神論劉孝標廣絕交論昌黎爭臣論進學解送窮文子瞻前赤壁賦朱子詩經集傳序觀心說劉青田賣柑者言司馬季主論卜諸篇繫鈴卽解鈴也命意爲作文主腦語方透宗昌黎平淮西碑以明斷二字師說與孟尙書書皆以道字應科目時與人書以窮字送高閒上人序以心字王元之待漏院記以勤字范希文之嚴子陵祠堂記以道字盧陵之梅聖俞詩集序以窮字本論以禮義二字集古錄以聚好二字瞻之留侯論以忍字潮州韓文公

廟碑以氣字司馬溫公神道碑以誠字一字超然臺記以
樂字敦教化蓄材用皆以名實二字子由六國論以勢字
周論以文字鄭漁仲通志總序以博雅二字王龜齡上殿
劄子以氣字朱子與臺端書以病字李忠定公奏疏後序
以天字蔡仲默書經集傳序以心字方正學深慮論以天
字袁中郎之徐文長傳以奇字望諸君報燕惠王書在察
能授官論行結交淮陰侯登壇對決策東鄉反項羽之失
趙營平陳兵利害書先誅先零則罕幷自服匡稚圭戒妃
匹勸經學疏崇至孝正婚姻審經學謹威嚴武侯隆中對

荊州爲戰益州爲守內修政理外觀時變陶淵明與子儼
等疏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王文伯平遼策攻虛
擊弱反晉唐之失柳柳州駁復讐議窮理以定賞罰本情
以正褒貶張師亮論安邊疏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廬
陵豐樂亭記宣上恩德與民同樂論臺諫官唐介等劄子
諫人主言大臣辨忠邪公私五代史伶官傳論憂勞興國
逸豫亡身王半山讀孟嘗君傳責其不能南面制秦蘇明
允辨姦論責其不近人情管仲論責其不能薦賢高祖論
信其周勃安劉一語眞西山上丞相書在至誠盡公兼聽

忘我勉武侯所爲之類孟子文內通篇眼目者尤難勝數
凡洋洋大文如金鐘大鏞不同凡響必有大開架有大段
落有經緯有起伏有頓挫有過遞有敍有議有曲有直詳
中見簡散中見整虛實相生首尾相應如行軍者大陣包
小陣大營包小營忽爾皓月疎星忽爾驚風激電忽爾平
岡幽徑忽爾峭壁危磴望之萬馬齊奔按之六轡在手則
法備美臻方稱傑作鼂家令上言兵事書用兵三急兵家
四要狄懷英請罷百姓戍四鎮疏言警守備遠斥堠聚軍
實蓄威武昌黎禘祫議先議駁五不可後申明祖以孫尊

孫以祖屈之義平淮西碑先從平夏蜀各處武功襯起平
淮立言已得體要其敍畔亂廟算命將戰功勦撫策勳以
歸美天子恩威神武坐治明堂依然前此罔有內外悉主
悉臣景象所謂句奇語重大筆淋漓柳雅劉詩瞠乎後矣
盧陵準詔言事上書言三弊五事以自執威權誠應病之
藥司馬君實稽古錄歷年圖序言人君道一德三才五皆
翊治格言子瞻上神宗皇帝書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
李伯紀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言明政刑治軍
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信任輔弼公選

人材變革士風愛惜日力務盡人事寅畏天威數大端共
計三千一百數十字讀本刪去前半篇一千九百餘言於
守備之宜攻戰之利天下形勢東南形勢一切緊要關鍵
概行抹掇後人莫能窺其全豹焉能知其妙文鄭漁仲通
志總序分敘十五畧帶敘五畧體大思精囊括萬有朱子
壬午應詔封事言講學以明理定計以養氣任賢以修政
三者戊申封事言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
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皆定亂良規經國要術長文
大篇爲全集中第一上宰相書言給降緡錢廣糴米斛速

行賞典激勵富室二大端並深闢擅節財用重惜名器之
說文文山已未上皇帝書簡文法以立事倣方鎮以建守
就團練以抽兵破資格以用人四大端尤在斬董宋臣先
室禍亂之源其分畫規模纖悉經緯者深切時事文思神
發萬言立就王陽明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言進兵行勦
之十患罷兵行撫之十善又言當事之利於進兵者有二
幸四毀楊椒山請誅賊臣疏有十罪五姦皆侃侃直陳披
肝瀝膽如此類者綱舉目張精神到底賈長沙陳政事疏
太史公項羽本紀皆文中翹楚作萬人敵已論在前不贅

忘我勉武侯所爲之類孟子文內通篇眼目者尤難勝數
凡洋洋大文如金鐘大鏞不同凡響必有大開架有大段
落有經緯有起伏有頓挫有過遞有敍有議有曲有直詳
中見簡散中見整虛實相生首尾相應如行軍者大陣包
小陣大營包小營忽爾皓月疎星忽爾驚風激電忽爾平
岡幽徑忽爾峭壁危磴望之萬馬齊奔按之六轡在手則
法備美臻方稱傑作鼂家令上言兵事書用兵三急兵家
四要狄懷英請罷百姓戍四鎮疏言警守備遠斥堠聚軍
實蕃威武昌黎禘祫議先議駁五不可後申明祖以孫尊
孫以祖屈之義平淮西碑先從平夏蜀各處武功襯起平
淮立言已得體要其敍畔亂廟算命將戰功勦撫策勳以
歸美天子恩威神武坐治明堂依然前此罔有內外悉主
悉臣景象所謂句奇語重大筆淋漓柳雅劉詩瞠乎後矣
盧陵準詔言事上書言三弊五事以自執威權誠應病之
藥司馬君實稽古錄歷年圖序言人君道一德三才五皆
翊治格言子瞻上神宗皇帝書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
李伯紀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言明政刑治軍
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信任輔弼公選

人材變革士風愛惜日力務盡人事寅畏天威數大端共
計三千一百數十字讀本刪去前半篇一千九百餘言於
守備之宜攻戰之利天下形勢東南形勢一切緊要關鍵
概行抹撥後人莫能窺其全豹焉能知其妙文鄭漁仲通
志總序分敘十五畧帶敘五畧體大思精囊括萬有朱子
壬午應詔封事言講學以明理定計以養氣任賢以修政
三者戊申封事言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
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皆定亂良規經國要術長文
大篇爲全集中第一上宰相書言給降緡錢廣糴米斛速
行賞典激勵富室二大端並深闢擅節財用重惜名器之
說文文山已未上皇帝書簡文法以立事倣方鎮以建守
就團練以抽兵破資格以用人四大端尤在斬董宋臣先
窒禍亂之源其分畫規模繼悉經緯者深切時事文思神
發萬言立就王陽明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言進兵行勦
之十患罷兵行撫之十善又言當事之利於進兵者有二
幸四毀楊椒山請誅賊臣疏有十罪五姦皆侃侃直陳披
肝瀝膽如此類者綱舉目張精神到底賈長沙陳政事疏
太史公項羽本紀皆文中翹楚作萬人敵已論在前不贅

至若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以恥辱立名四字爲綱領俗人
二字爲眼目其中縱橫排宕灝氣雄辭沛乎如長江大河
騰迅千里無痕迹可尋更難學也文貫有歸宿如萬派朝
宗方有底定賈長沙過秦論牧民之道務在安之武侯前
出師表諮詢善道察納雅言後出師表鞠躬盡瘁不計成
敗利鈍李令伯陳情表願乞終養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
氏檄竟是誰家之天下柳仲敷氏族論宜救之以忠昌黎
師說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守戒曰在得人原道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李遐叔弔古戰場文守在四夷杜牧之阿
房宮賦可憐焦土廬陵縱囚論不立異不逆情朱子資治
通鑑綱目序天道明人道定監戒昭幾微著之類作文如
振衣高岡建瓴高屋全在發端練得有勢下文一揮而就
鼂家令論貴粟疏昌黎送温處士赴河陽軍送楊少尹送
王秀才送廖道士送高閒上人諸序應科目時與人書雜
說四伯夷頌柳州之永州新堂記廬陵勸學詔一行傳論
程子春秋傳序子瞻之潮州韓文公廟碑司馬温公神道
碑策畧五無沮善子由民政策一程致道與李樞密論事
書等類起得莊重以領全局之勢者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谷子雲祭祀方術奏張道濟之梁國公姚崇神道碑宋公
遺愛碑頌昌黎平淮西碑南海神廟碑送王埙序送殷員
外序鄭漁仲通志總序呂東萊建隆編敕序起得激切者
賈長沙陳政事疏東方曼倩諫起上林苑書魏弱翁諫伐
匈奴書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武侯雨出師表起得突兀
者司馬長卿上諫獵書耿議郎上訟陳湯書李太白與韓
荆州書杜牧之阿房宮賦明允蘇氏族譜亭記子瞻之六
一居士集序起得飄忽者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孟子天
下大悅而將歸已無或乎王之不智漢明德馬皇后辭封
爵詔報帝請封外戚詔李遐叔弔古戰場文范蔚宗後漢
書齊王縯傳贊蘇明允上田樞密書張南軒入見孝宗奏
起得爽豁者漢高帝入關告諭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武帝興議不舉孝廉詔漢昭帝賜燕王旦璽書疏仲翁
不以賜金買田宅對武侯與羣下教昌黎論佛骨表溯源
端本而起者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問鼎呂相絕秦子産獻
陳捷於晉郊子論官史墨論龍國語襄王不許請隧李士
恢論文體書柳仲敷氏族論廬陵唐書藝文志論朱子詩
經學庸諸序讀唐志魏華甫之趙鑰夫宗藩文志論朱子詩
經學庸諸序讀唐志魏華甫之趙鑰夫宗藩文類序諸篇

虛籠渾括全篇大意作冒如時文小講者左傳聲子請復
伍舉篇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武侯後出師表魏元成
上十思疏論十漸疏孔璋請代李邕死表權載之之陸宣
公翰苑集序昌黎與于襄陽書送高閒上人序元微之論
諫職表韓稚圭諫垣存藁序廬陵縱囚論集古錄梅聖俞
詩集序相州晝錦堂記五代史伶官傳論唐書禮樂志論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明允辨姦論上田樞密書春
秋論子瞻超然臺記伊尹荀卿韓非留侯賈誼鼂錯刑賞
忠厚之至諸論屬法禁敦教化去姦民蓄材用臣事策寶

繪堂記既醉備五福論教戰守子由臣事策一臣事策四
臣事策八唐論曾南豐移滄州過關上殿疏秦少游集策
序朱子戊申封事上宰相書李忠定公奏藁後序王氏續
經說戊午讜議序陳止齋之張耳陳餘酈食其論眞西山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宋景濂閱江樓記劉青田書劉禹疇行孝傳後方正學遜
寓記深慮論豫讓論蜀漢本末序諸葛丞相論李賓之重
修武侯祠堂記黃陶菴之馬謖論李密論諸篇呂東萊博
議內善用此法發端至路長君上德緩刑書古本原有齊

會兩學通稟各憲言賞重修縣志 湖南臨湘縣

竊惟左圖右史宏一代之規模問俗采風昭千秋之著述此由在上者先有所創而在下者即有所承也臨湘於同治丙寅年奉檄重修方志維時卑職榮恩霖在任即與前教諭熊興傑商摧設局網羅散軼采輯舊籍戊辰卑職俊彥受事與卑前署縣胡令文炳商辦移局學齋庚午卑職榮恩霖同任會同卑職俊彥搜討舊聞遠稽博訪補遺增略訂譌刪蕪辛未始克成編復倩刑部主事王柏心參訂壬申付梓因經費不繼直至癸酉開刷成書集衆人心思慼數載

有無知之禍一大段作冒坊本刪去未免截鶴之譏古文
中間後人作八股門徑者權載之兩漢辨亡論昌黎原毀
送李愿歸盤谷序范希文之嚴子陵祠堂記岳陽樓記王
元之待漏院記蘇子瞻決壅蔽去姦民朱子上宰相書孟
子七篇如此類者尤多又孟子存乎人者一起眸子不能
掩其惡一承胷中正一轉聽其言也一合今有無名之指
一起如有能信一承指不若人一轉此之謂一合拱把之
桐梓一起人苟欲生一承至於心一轉弗思甚一合饑者
甘食一起豈惟口腹一承人能無以一轉則不及人一合

韓昌黎送董邵南序燕趙古稱一起夫以子之一承然吾
嘗聞一轉聊以吾子一合後爲餘波明度後人作小講金
鍼後人可不悟乎一句中有開合者陰陽摩盪呼吸靈通
反覆相因展轉相足如寬而栗恭而安不言而信雖愚必
明威而不猛和而不同非愚則諛不聞亦式彼驕我怒欲
罷不能未雲何龍弗慮胡獲殺之而不怨不賞而民勸雖
衆無所用雖有此不樂等句亦不可不知文中縱橫變化
光怪陸離圓折生珠方折生玉雖連篇累牘焉得盡述古
人觀鬥蛇而字法進觀舞劍而畫事工其間神妙可意會

難言傳今局於邊幅約登緊要者抉擿奥窔披露扃鐍爲
諸士子隅反文以經世明道莊周荒唐之文惑世叛道之
尤者而藝林珍之李陵答蘇武書曹植洛神賦皆非人臣
所宜言潘勗冊魏公九錫文玉卮無當雖寶非用而皆膾
炙人口下此纖巧浮靡淫哇私褻之文尤壞人心學術如
美錦覆阱履之立陷其弊未必不由於師承也至時文一
道從古文中得來方爲上乘善學古文未有不善作時文
者若徒抱考墨卷揣摩風氣如握靈蛇珠抱荆山玉玩之
不置嗅之不厭自以爲道在是矣何異鷦鵬已翔寥廓羅

者猶視藪澤乎茲值觀風作此譚藝爲學者指南爾等當
知伏案埋頭服古味道器識爲先以言乎文大而經濟之
學精而性命之學次之辭章之學皆宜講求於平日相題
行文則融會經史體貼傳注情生言言有物清眞雅正血
脈貫通五花八門頭頭是道或竪說橫說倒說側說分說
合說平說互說串說遞說高一層說低一層說進一層說
退一層說對面說旁面說反面說翻面說題前說題後說
題夾縫說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其中提束伏應擒縱抑揚
頓宕伸縮賓主虛實盡之以開合二字認題脈清題界守

題位緊題局窮題理吸題神大題竅審題氣聽題聲體題
情文理純文度靜文局練文筆健文勢逆文氣盛文機暢
文意新文辭達文字簡促之如驟雨飄風舒之如行雲流
水如山岳之重難移金鐵之堅難屈星斗之明難掩浸淫
卷軸磅礴行間必如此始傾液瀉芳思深力厚盡行文能
事極行文樂事卓然成一家言行遠而傳久乎噫未易言
也其各勉旃

右鹿門觀風文論乃南宮崔芬堂觀察觀風湖北鹿門
書院示士子作文之法其幕庭沈湘農先生爲之捉刀
者也凡觀風示文多用駢體絺章繪句儷白抽黃謂逞
已之文采則可謂啟人之文思則未也此論娓娓萬言
運以大力繁徵博引風發泉流於歷朝古文中變化縱
橫一一發揮其蘊奧或分敘或總敘或正敘或帶敘或
單敘或補敘或詳或簡或濃或淡或沿流以討其源或
因枝以及其葉或更端以推廣之或連類以引申之隨
舉一篇一段俱見作者精神面目之所在無非示人以
開合二字其讀書得間如此宜乎識見高超議論宏大
豈等閒文論觀乎先生借箸鹿門有鹿門公牘專稿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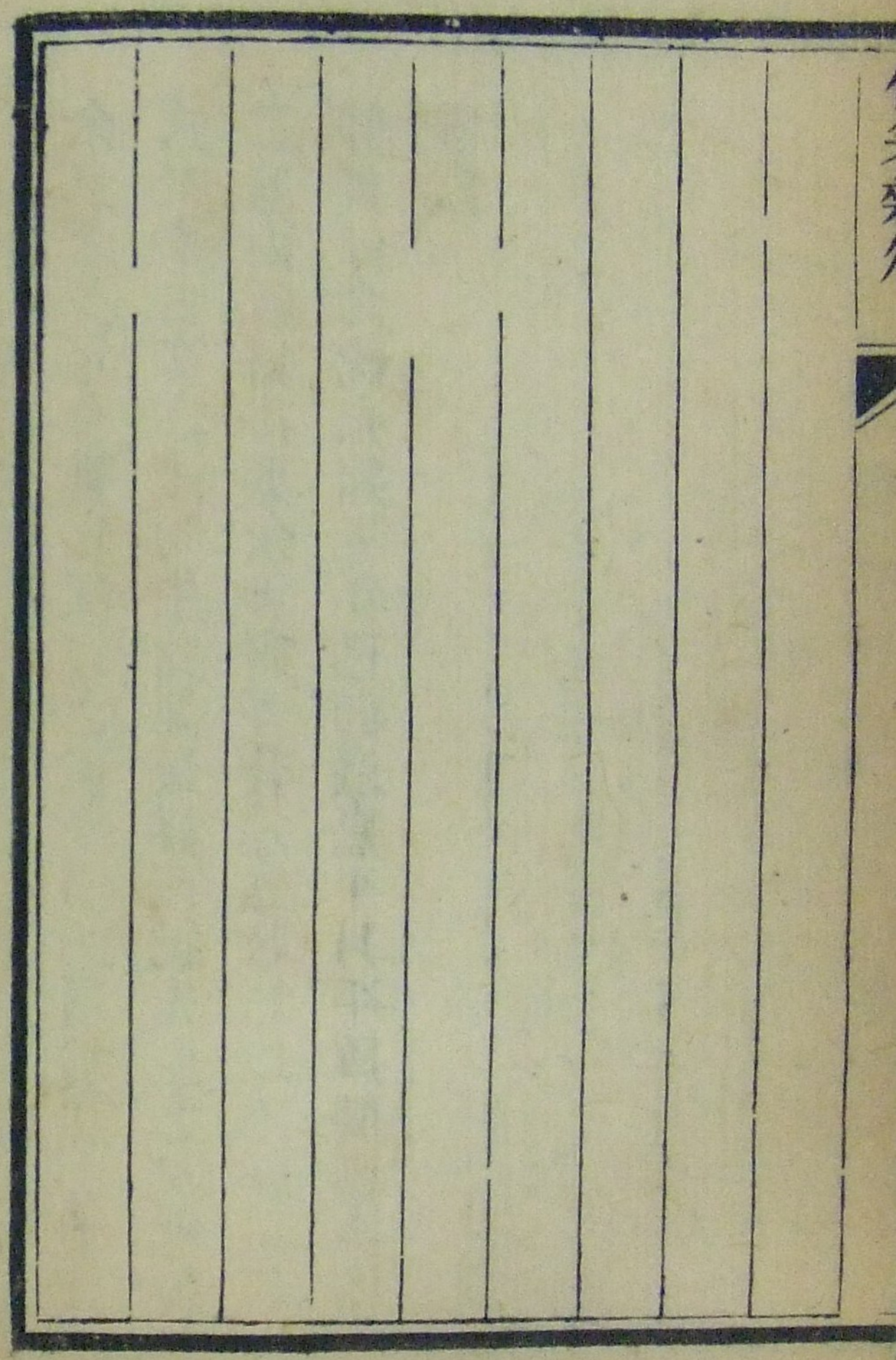
其一則耳余承乏天門有主持文風之責素愛此衣被
士林之文論擬鈔發萬本以公同好夫操斧伐柯取則
不遠即以此爲天門觀風文論爲士子舉業模範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天門文人蔚起如能懷經抱質別具匠
心可發前人未發者不妨各抒所見引繩批根抉精剔
華余當與知音者尊酒論文商搉同異爾多士勉乎哉
若必謂今之舉業重在八股與古文體裁各別稽叔夜
廣陵絕響已久既難觸類旁通奚必取法乎上此等鍥
舟膠柱之論非余所敢知也爰跋數語以誌嚮往同治
八年己巳仲春月湄潭陳煊春皆跋

右鹿門觀風文論一洗村學究談文陋習處處從左氏
孟子國策史漢及唐宋諸大家討出生活非根柢之深
安能道其隻字耶時余與湘農先生同館鄂省數有寇
警襄陽最當其衝先生於軍書旁午之餘從容幕庭佐
其主人以振興文教顧不暇哉夫制藝始於荊公當時
名爲經義以故古大家必先經史爛熟義理透澈確然
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論然後借題以抒其蘊今之顧名
思義者蓋亦鮮矣此論洋灑萬餘言開學者無數法門

以之爲古文可以之爲時文亦無不可昔人推劉彦和
舍人論文包羅羣籍爲藝苑之祕寶吾於此論亦云同
治九年庚午莫春善化韓炳章勳无跋

沈湘農先生博雅君子也君家原籍會稽歷習名法代
有專精光緒己卯歲哲嗣順庭館於桑植余得與交暇
時以其三代家言見示奇文共賞美不勝收尤服觀風
文論一篇擘周迄明搜舉各名家古文尋源究委擷要
鉤元娓娓萬言洵開後學作文蹊徑於觀風尤新闢畦
町桑植僻處遐荒藏書苦少時文外罕有講究古文者

余承乏多年有贊化風教之責今借此篇爲諸士子矜
式夫學古文之法先生此論最詳而批先生之文陳韓
二君兩跋語甚悉余毋庸多贅爰識數語以竢驥尾藉
伸景仰之忱光緒五年己卯歲嘉平月平羅龔涵養齋
謹跋



寒暑考核原委折衷異同斟酌簡詳聯貫次序不執已見
不剽緒餘書中崖畧已於各序內分別載明惟卑職等學
淺材疏難自信毫髮無遺憾理合裝訂成部共計六本呈
賫大人俯賜鑒定必得磨光刮垢免譏士飯塵羹若荷博
采芻蕘於一知半解舉碎撥殘者亦彙厠樠杌之末臨湘
雖彈丸小邑僻陋邊陲而土地民人幸獲上逢　皇恩盡
德涵濡長養道一風同之盛焉非但孜孜鉛槧者實嘉賴
之已也

臬湖南岳州府言議設申明亭臨湘縣
案奉憲札據卑縣監生張清湘等以議設申明亭講約解
紛等情飭卽妥議詳奪等因奉此仰見大人博采芻蕘集
思廣益下懷曷勝欽佩遵查申明亭始自前明洪武十五
年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化及犯贓
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二十七年命有司擇
民間高年老人公正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
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亦古來縣法
象魏設立鄉教之遺意我　朝因前代舊律亦有禁止拆

毀申明亭明文然乾隆九年部議舊有申明亭現爲胥役
民人侵佔者查出交官修葺至原無申明亭之處及傾圮
僅存基址者毋庸糜費重建等語是舊有者應由官修其
原無者官毋重建則民間不得修建自不言而喻湖南各
廳州縣未聞有此亭者誠以政貴因時法宜通變與其立
法以弊生不如防弊以奉法前據該紳方翼運等以鄉間
各團寫費添設申明亭等情具呈到縣經卑職以其有違
定例批駁旋訪聞該紳等私立條約私鐫鈐記按畝斂費
煽惑愚民當飭據差役將所貼條規揭呈到案正查辦間
適奉前因昔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
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甯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
所短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之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
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王
烈以孝義稱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刑戮是甘乞勿使
彥方知之烈知而遺之布卒勸爲善諸有爭訟曲直將質
之於烈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
聞之田疇入徐無山與其父老爲約束凡三十餘條又制
爲婚嫁之禮與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道不